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ster is a composite image. On the left, a large, close-up portrait of Pierce Brosnan as James Bond,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white shirt, looks directly at the viewer. To his right, in the background, is a woman (Faye Dunaway) holding a handgun. In the foreground,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central text, is another woman (Michelle Yeoh) with blonde hair,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The bottom of the poster shows a dark, industrial scene with smoke and debris, suggesting an action sequence. A large, stylized, light-colored graphic of a gun barrel and a bullet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central text.

007 JAMES BOND
黃金眼

[英] 约翰·加德纳 (John Gardner)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07 JAMES BOND
黄金眼

〔英〕约翰·加德纳 (John Gardner)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眼:杀人执照/(英)加德纳著;刘建宏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

(007 谍海系列)

ISBN 978-7-5613-4428-6

I.①黄...②杀... II.①加...②刘...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1316 号

图书代号:SK8N0833

This book's copyright is owned by
Shaan 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now published in China and registered in CIP(2008, 131316).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chemical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a licence or othe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姚维青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428-6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第一章 怪名任务

他的脑袋就像要爆炸了一样，耳朵里被脉搏涌出的血液撞击得轰轰作响。紧接着，他觉得自己的头盖骨似乎被子弹穿成了蜂窝，那火焰从子弹孔里喷出来，甚至还从他的耳朵、鼻孔跟嘴巴里涌出。詹姆斯·邦德突然醒过来。睁开眼睛，他马上意识到那“轰轰”声，原来是飞过他头顶上的两架苏联喷气式飞机启动发动机时的燃油声。他粗略回忆起他们曾说过的：军事喷气式飞机一般是贴着山头低低地飞过，回旋到他们临近苏联的古老港口基地——阿冈戈。

他责怪自己太过粗心，本来只想合眼养精蓄锐的，不曾想竟真的睡着了。他伸了个懒腰，活动着酸疼的肌肉。紧接着他又慢慢地挪动了一下身子，看了看手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此时的天气非常寒冷。他忍着强烈的肠绞痛，竖起耳朵很认真很小心地听。耳朵听到的仍然是喷气式飞机渐远的“轰轰”声，竟然听不到该区域上空侦察机定期巡察的声音。

据他了解，这种巡逻侦察机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从纳粹德国空军那里掳获得来的，已经使用了超过六十年。因此，见到它，就像是见到一架老式破旧的罗马大炮出现在八十年代的电子战场上。

这时，邦德的意识终于全部清醒了。他机敏灵活地俯察周围的环境。这是一片漆黑的、不知敌人何时出现的群山峻岭，而他正朝东躺在其中某座山的脊顶上。他的右侧是一座狭长的人工湖。在正前方，是一间矮小的水泥打造的警卫室，它封锁了通向水坝顶部的道路。这座水坝从山谷地面直直耸立，大约有 800 尺高。

水坝底部是由大量圆石和岩石块构建的地面。邦德很清楚，这些只不过是一些伪装物，其下方连接着 20 尺深，用钢筋混凝土构建的防弹室。也可以说，岩石层下面的密室才是他的目标：化学武器厂一号。

虽然在 1972 年，各国曾协议商定并签署了公约，但苏联一直都在这严寒无比的地下制造生化武器弹头。

M 曾和他们说过，到目前为止，这些生产品虽然仅仅限制在已知的有毒物质、损害神经系统的有害气体以及其它某些可怕的物质上，但是，这个工厂现在已经重新配备过，他们预计再制造一些远远超过那些



能让人直接死亡的武器，比如：某种游离状态下的滤过性病毒，它的破坏力，就像人类逐步破坏全世界的热带雨林一样。另外，在几个星期内，该地下工厂将生产出一种噩梦般的生物：这种病毒可以迅速传播，让受害者血液变稀。它能让人体迅速瘫倒，主要器官相继停止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既迅速又恐怖的死亡方式。

这次，即使不能及时遏制苏联制造这种带来大灾难的弹头，但最起码也要想办法拖延他们的计划。M 非常明确这件事的紧急性，因为西方国家研究出这些相对的免疫抗体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他决定由 007——詹姆斯·邦德和他的老伙伴 006——艾里克·特弗莱恩共同完成这次任务。他们的上司 M 说：“你们是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次任务的成功率只有 50%，但我没得选择，那个鬼地方必须马上毁掉。若再迟几个星期，恐怕就太晚了。”

此刻，邦德已在苏联，他回过头远眺山谷，思索着：在苏联帝国这一荒凉遥远的北方地下，竟然有这种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活动在进行，真是难以想象啊！

那条在高地远处铺设的、连接着山谷起伏不平的跑道，是邦德视力范围内的唯一生命痕迹，它处在与水坝平行的长峡谷旁边，大约有 30 尺远，但是这条长峡谷很深，远远超过 1 英里宽。

M 和他们说，进出生化武器厂一共有两条通道，这条跑道是其一。工厂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的部队以及科学家们乘坐一种老式飞机从这里进出。

第二条通道，就是利用 1960 年代后期打凿的简陋地下通道，它是通过打凿开土地和岩石层而筑成的。通过这条通道，可以把工作人员及生产品直接运向阿冈戈海港。这是一套简洁的滚动式运输系统，主要由运送生产品的平板车和装有硬木椅来运载幕僚和军队的无顶车厢组成的。从武器厂到阿冈戈这个过程需要 24 小时——很难度过的一天。

在三天前，艾里克·特弗莱恩便已进入阿冈戈。若所有文件都齐全，又没有人疑心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搭地铁，不久将到达武器厂本部。

M 早已算好了要由两个人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他命特弗莱恩进入武器厂后，要穿过铁格子板那里，想办法到空调系统周围的厚屋顶上等候邦德。此外，他还负责提前找出能与邦德联手行动的安全地方。

而邦德的任务，就是要杀死在水坝上站岗的两名卫兵，然后，再带着武器跟炸药下去同特弗莱恩会合。最后，他们要合力完全炸掉整座秘密生化武器厂及其配备设施，再想办法返至阿冈戈港东边——大约 20

英里处的撤退点。这次任务的参与者从来没有质疑过这是近乎于自杀的任务。“西洋樱草行动”，邦德对这个滑稽的任务代号感到莫名其妙，这个代号和他们即将开始的行动大相径庭，丝毫对不上套路！一想到在这次行动中，还有诸多琢磨不透和怪异荒诞的地方，他不禁浮起了笑容。

他再一次尽力将手臂和双腿伸展开。此时，他在距离岗哨 50 码远的地上僵卧了足有七个小时。而在八个小时前，他从一架作了伪装的飞机上以高空低入法的方式降落至此。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才爬上这块突出的岩石，而这儿距离降落点的斜坡不过 1/4 英里。通过这里，他便可以迅速地冲入警卫室。

处在水坝顶部边缘处的警卫室是由水泥构建而成的，呈正方形。邦德正对着的这侧墙壁，有道门和窗户。通过照片简图他知道，警卫室有个房间是那两名常设卫兵睡觉、休息和吃饭用的。在室外较远的地方，有个不锈钢制的狗栅栏。而在通向水坝顶部的通道尽头，配置了电动滑门。

岗哨内的卫兵都来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从 KGB 的国境驻守部门中选拔出来的，主要负责生化武器厂内的安全任务。他们曾经和其它精锐军队一起接受过特别的训练。水坝的另一侧是不需要加派人手看守的，因为那里与整片陡峭险峻的岩石相毗邻。

每个星期那两名卫兵会换班一次。在换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在镶嵌在水坝直立墙壁的呈 D 字型的脚踏横木上，做艰难而又快速的攀爬才可以。邦德想象着：在寒冷刺骨的冬天里爬上水坝，会是什么滋味呢？光是凭这想象，就够让人不寒而栗了，而现在轮到他自己亲身感受的时刻已越来越近。他正在冷静地核对他带来的装备。

他穿着一双登山靴和一件套头穿的长毛皮外衣，这身装束都是经过特别设计的。束身装和毛皮外衣均是石灰色的，且缝制有很多镶着纽扣和装上拉链的袋子，数量比一般狩猎外套的还要多。邦德把武器包裹好放在紧贴皮衣的胸口处。在他那身套装的右腿旁，则装着他希望会是最终救他性命东西的长袋。他的腰部束着一条既宽又厚的腰带，上面则用线固定了四个以上的小袋子和滚厚边的皮制枪套。皮套里面装有火力十足的“格拉斯”炸药，还配有长消音匣的 ASP9 毫米口径手枪，这些都是他精挑细选的武器。邦德用滑雪面罩遮挡住他的头和脸，用既能御寒又不会影响手指做细致活儿的紧肤皮手套保护他的双手。

他再次活跃他的大脑，谨慎地核对那些装在所有袋子里的全部东西。其实在他寒冷、疲惫地进入那可怕的睡梦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做了



十几次了。

核对好全部物品后，邦德注意到从远处跑道旁边下方，传出“斯特宁”侦察机启动发动机的“劈劈啪啪”声，这是第一次信号。在区域的上空，那架老旧的侦察机开始做例行巡察。飞行员会细心地搜索是否有人想要靠近这个禁止区域，如：普通的登山狂人；更坏的，就是其它国家的间谍人员。

那架“斯特宁”侦察机如果依照事先安排好的，在没有多大改动的路线上飞行一大圈，20 分钟就能完成任务了。它还需要低飞从人工湖面掠过，飞过水坝的中心点完成它最后一步侦察行程。紧接着，在大绿色驾驶舱内的工作人员，会密切巡察警卫岗哨。他们会要求 KGB 的国防警卫人员之一从警卫室出来，走进铁笼里面，并对机舱内的人员做出一道信号，以示“一切安好”，这都是例行安全巡察任务的一部分。尽管警卫室内有电话，还配备有双向无线通讯装置，可是他们仍得按照安全指挥官——卡洛莫夫上校所忠爱的方式执行。阿凯蒂·格瑞夫斯基·卡洛莫夫，是 KGB 国防驻守高层军官之一，西方国家很多政府官员对他都很熟悉。听闻，他关于安全的理念非常偏执。比如，他会安排人员去监视警卫，再命令警卫去监视其他的警卫。像这样一层一层监督，丝毫不松懈。

“斯特宁”侦察机的发动机声变了，此时它正在邦德所在地的下方。邦德缓缓起身，缩着四肢，不声不响地向那栋建筑物跑去。他的身体紧紧贴在那位于脏兮兮的窗户右边的墙面上。突然，他听到飞机已经从山谷中移上来了。

他快速地移到墙面中间，窥探着窗内的状况：两个警卫面对面坐着，正在专心下棋。出什么事了么？他思考着，莫非是他们忘记了本应该向侦察机做回复信号的时间？

随着飞机的离开，噪音也远了，没多久，他发觉发动机声又发生了变化了。飞机呈直线式飞向水坝中心。

邦德再次将身体贴近墙壁，这次可以清楚地听见两名警卫的对话声和椅子向后撤的“吱嘎”声。

他探着头窥视着屋内。一名卫兵随手开了通向水坝顶部的门，走出去后进入了不锈钢笼内。另一名卫兵还坐在桌子前，十分投入地注视着棋盘。

邦德听到飞机的噪音正在逐渐接近，他从枪套内掏出自动手枪，慢慢移向门边。在经过窗口时，他看见那名已在屋外的卫兵，正用双手遮着眼睛仰头向上望。

就在这一刻，邦德冲进门并举起拿着枪的右手。一直看着棋盘的卫兵因为太专注了反应相当慢。他转过身傻傻地看着邦德，露出难以置信、惊恐迟疑的复杂神情，像是看到外星人空降似的。

轻微的“噗噗”声从自动手枪中发出。事实上，子弹射出的声音远没有金属机械的“咔哒”声音响亮。两发子弹都打中了卫兵的胸膛部位，直穿心脏，两者相差也只有 1/4 寸远。邦德稍微向后退了一步，心想：这样的杀伤力太强了。那两发子弹在炸开的同时，卫兵的鼻孔立刻流出了鲜血和烟雾。过去的经验让他知道：传统子弹需要连射两发才可以，但用“格拉斯”子弹，一发就已经足够了，而且 90% 的中弹者都会在几秒之内停止呼吸的。“格拉斯”子弹的本来面目是放在一种散弹式猎枪上用的，属于第二号炸药。这种子弹由一种液态“铁氟龙”物质装在它的白铜薄夹层中，又用塑胶鞘盖封上子弹头，当它射进人体时，炸药会立刻向外炸裂开造成伤害。

已故卫兵的椅子朝后方猛地退去，几乎撞到墙壁。尸体则向一侧倒去，重重地滑落在地板上，一手滑过，打翻了棋盘，棋子落得满地都是。

那架侦察机正在由屋顶上方通过。邦德刚要提脚跨过尸体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邦德迟疑了一下，眼睛在迅速寻找铃声的来源。一共响了五次，他才屈身把电话线从插座上拽下来。这时，他听见另一名卫兵靴子撞击地面奔跑向屋子的声音。邦德猜想对方一定是边跑边从枪套里掏手枪。

“果然没有做军人的天分。”邦德轻声自言自语。那名卫兵只想着要冲进来看个究竟，竟忘记要先做一下战术评估。他最基本的也要先思考一下岗哨内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状况才是。他冲进屋子的时候，那把小小的自动手枪差点握不住，在他手里摇晃着快要掉下来。

这一次邦德就开了一枪，那名卫兵就往左侧一靠，颓然地倒下去了，他是先碰到了墙壁后才倾倒在地面上的，因此，在他后面的墙壁上留下了一道湿乎乎的血迹。两颗棋子滑落到他的脚边，打破了接下来的寂静。

“将军！”邦德小声喊道。

他再次审视了周遭的环境，想确认找到控制通向坝顶部铁门的开关。门左侧上面，有颗很长时间没有被触摸过的金属按钮，呈银色菇状。这和他们告诉过邦德的位置相吻合。他看一眼手表，可离开的时间剩的不多了。如果全部进行得顺利的话，他会同艾里克·特弗莱恩在适当的地点会合。整盘计划是：他们先要完成主要任务，再趁大部分工作人员在早上休息一小时的时候，潜逃出去。



他拉下皮大衣的拉链，将缠绕在身上的有弹性的粗绳索解下，反缠在他的左手臂上。他又检查了一下整捆绳索是否足够长，是否会有纠缠到一起的危险，因为他的性命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完全依赖于他刚刚卷起的这捆既柔软又有弹性的装备上。这时他左手紧握绳索套，右手拿着一个大的弹簧夹。邦德举起右手的弹簧夹，用力敲了一下控制着外面大门的按钮。

他听到金属门在栅栏远处发出悲伤的“嘎嘎”声。他伸头向外望，出现在眼前的是清晰的通向广阔坝顶的通道。邦德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毫不犹豫地拼命向前冲去。

第二章 战无不胜

邦德没有想到湖面上会刮起很强的大风，幸好水坝顶部足够宽。虽然大风从四面八方吹打过来，但对于他来说维持平衡的动作还是很轻松的。他也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大风吹到 800 尺深的坝底或是碰撞到岩石尸骨无存——虽然这是他之前就预备做的事，因为坝顶两端固定有坚实的金属护栏。他到达高高的弯形结构中心点后，向下望了一眼，立即觉得十分恶心。关于“西洋樱草行动”，上级只给了他们很短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因此由始至终，他仅仅只练习了两次弹跳运动，而那次跳下的高度还够不到此刻要尝试的一半。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执行任务，他只能有一次机会，因为他既没降落伞，也没有束缚在腰上的高度测量器。

从一开始，就有人提建议让他直接从水坝正面方向降落。但没过多久他得知，若果采用这种方式，他将使自己很长时间内暴露在十分容易被查出的危险中，比所有人所希望的还要长。

随着“砰”的一声，他已将弹簧夹抛过金属护栏的栏柱，然后用力一拉，暗暗地祈祷这根铁柱能将他的身体拴住，就像专家们所说的，它已被牢牢地固定在水坝顶上。邦德没有心情去思考其它事情，用绳索另一端的索结套住自己的右脚，随之从大腿内侧的套装皮套内拿出一把 Q 的手下制备的、可当岩石钉用的手枪。他迅速屈身穿过栏杆，朝背后望了一眼，确认绳索不会妨碍他，也会缠绕在一起。紧接着，邦德大声地喘

着气，自坝顶纵身跳了下来。

这和跳伞时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即使时刻到了，你后面也没有降落伞会张开。自从站在坝顶一直到纵身跳下来，邦德的胃一直翻滚着很难受，弄得他胸口很郁闷十分不舒服，让他恶心得只想吐。这似乎是一次永无止境的旅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快速地移动着，还有身体跟空气摩擦所产生的阻力令他的耳朵嗡嗡鸣响，面部的肌肉变得十分僵硬，两侧还向内凹了进去。他想象着自己现在必然是满脸的狼狈相：嘴巴张得鼓鼓的，暴露着牙齿。

在身体和水坝墙面约有 1 尺距离时，他垂直落了下来。他的双手一边紧紧抓着岩石钉手枪的两个把手，一边往前碰撞墙面。他能否安全着陆就靠这个了。但是，这需要以秒来计算时间，如果不这样使用这件装备的话，当绳索拉伸到极限，他就会被反弹回去，再次落下的时候，很可能会撞击到降落墙上。

邦德正在努力同强大的压力打一场硬战。他逼着自己睁开双眼直面迎击着即将撞来的岩石，完全依赖自己的直觉来决定什么时候掷出岩石钉。而实际上并没有恰当的方法可以推算出准确的秒数，但是，他坚信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一刻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轻易地超越那所谓的“精确度”。

来不及辨别是正确还是错误，他的机会来了。他紧紧抓住岩石钉手枪的把手扣下了扳机，顿时，他感到有东西射了出去并听到了这件东西击中坚硬物的声音，这微小的爆炸震得他两条手臂酸痛。倒钩箭头由岩石钉手枪射出，在它的后面拖着 100 尺长的超强力攀岩索。它正弯曲地扭动着往下落，速度比邦德降落的稍快一些。

邦德在绳索放完正常长度之前，预计留有约 200 尺弹性长度的时候，将岩石钉射入了底部的伪装混凝土结构。

顿时，他感受到了强大的拉力，好像整条胳膊都要被扯下来了似的。双手跟右脚肌肉的强烈疼痛传遍全身。他想象到这可能就是古时候流行酷刑拷打的时代，犯人在被绑上拷问台时所遭受的第一件痛苦事。这时，他交叉伸出两手拖住绳索，拉着身体沿绳落在水坝底部。

好不容易，他最终到达了底部。他仰头望了一下，发现坚固地钉在水泥结构上的岩石钉好像在轻轻地摇动着。邦德心里很清楚，万一岩石钉被弹跳绳索的拉力拽扯出去了自己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即使他现在已经安全落下，可心中仍有些恐惧。他总感觉自己好像被完全撕裂开了似的。他用绳索紧紧裹住那支岩石钉手枪，缠绕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才放开衣服上的弹性绳索套。一放手，那个绳索立刻向上弹到水坝墙



边。

他先面向东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伏着身子，呈Z字形交叉跃过一块块岩石，向前方约20码远的鼓状漆着灰色的空调马达机靠近。位于马达边的格子窗已经被打开了，他注意到了挂锁上的记号，那是艾里克·特弗莱恩用金属切割器留下的，邦德移开窗户钻了进去。关上窗户后，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漆黑无比的呈方形的洞，沿着墙壁向下固定着呈细长D形的脚踏横木。

邦德很小心地滑进黑暗中，他用脚先试着横木，慢慢地向下移动，思考着要找出这个漆黑洞口的底部。但这个通风口到底会有多长？他丝毫摸不到头绪。

他渐渐地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漫长的移动之旅。巨大的输送管一直朝下延伸着，似乎没有尽头。

虽然他的双眼已经渐渐适应了黑暗，但是邦德还是体验到了平生的首次眩晕。他肌肉酸疼，似乎已至极限，此刻做的事情已经抓不住他的心思。每件事都停滞在上面的地面上，或是岩石跟水泥里。攀爬脚踏横木的手似乎瘀伤了。扑鼻而来的是阴湿的发霉味，随着向下移动，这种气味愈来愈浓厚。

估计过了十几分钟，他的脚经过数百阶的蹬踏后终于停在了坚实的地面上。是地板么？还是仅仅是块突出物？在这里还会轻易地掉进某个万丈深渊么？他不能相信他的直觉了，高度这个概念已经迷糊了他的思维。

他慢慢地调整自己来面对周围漆黑一片的环境。他似乎掉进某个小屋子里。他猜测这里有可能通向通风孔。他发现在右侧有个类似门的东西。他靠了过去，脚跟石头质地的地板磨擦出巨大的响声。他悄悄地拉开门，迈入另一个好像大一点的空间。

他向前动了两步，便像雕像一样停在那里不动了。他察觉出鲜血跟死亡的味道。更严重的是，他还发觉那种如同手枪般冰冷的金属正悄悄地向他靠近，顶在他耳旁的脸颊上。

“不许动！”是俄语的命令声，紧接着又道：“还有什么人？”

“就我一个人。”他的声音僵硬而生冷。

“难道我不是吗？”传出来微弱的笑声。灯光突然亮起来。这差点使邦德睁不开眼睛。他转过头，看见他的老伙伴艾里克·特弗莱恩正露着牙齿望着他笑。他看上去还是那副永不退色的学生样。好多人都说，特弗莱恩阁楼里的那张老照片，酷似丹尼尔·雷恩。

“能见到你真高兴，詹姆斯。”

“这趟旅程照我预想的要远得多，而且，多数都是在从上往下来呢。”

特弗莱恩走近第二道门。门打开后，呈现出了曲曲折折的钢梯。

“詹姆斯，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行动吧！”邦德走在前面。他迈过门向下踏上螺旋梯。

“你是从这进来的吗？”他问 006。

“是的。下到钢梯的底部，那边右侧有道门；另一道门就在你的正前方，门上面都装有电子锁。在门的后面，有个阿拉丁洞穴。大概就是这样。”

邦德打开腰带上的一个袋子，拿出一个具有磁性的小长方盒。当他们到了电动门旁边，他就将盒子用力地向门侧压过去，拨动了一下开关，立刻出现一串光点持续地闪动着，那个具有磁性的长方盒式的数字解读机迅速开始进行数据处理。“它是个非常简便的小家伙。”Q 曾这样说过：“它能以每秒 500 圈的速度来搜索，迅速查到每个设定好的排列数字或字母，此外，他还有些像自动拨号器。一经搜索到相互契合的模式，便能打开整组的电子密码。就算对象是最先进的系统或是新发明，不超过 15 分钟即可解开正确的数字或字母。在解读结束后，钥匙会自动打开的。”

“外出旅游野餐的时候，倒是可以随身携带这个精巧的装置。”邦德曾这样回应。Q 笑着神秘地和他说：“我还在英格兰的金库里试用过，”他眨了眨眼睛，“那帮人可不喜欢这个小家伙。”

在长方盒解读的空档，邦德在脑海里又想起了与 Q 的这段对话。最后，长方盒发出细小的“哗哗”声，电动门也紧跟着“咔嚓”一声打开了。

他们在一架半空中高悬着的通道上行走着。向下可以看见庞大的生产工厂。远处有一排很大很重的不锈钢桶，大约有六个左右。又细又长的钢管把他们都连接起来。在这排不锈钢桶的尽头，堆着很多试管和水泵。这堆东西一直延伸到他们右边挨着墙那里。下到这里，邦德已经无法辨别方向了。他现在的位置跟地面上的方向有何关系，此时对他来说，一点都摸不到头绪。

有道电动门位于他们左边的庞大容器的尽头。在他们的正下方，有条沿着地面的宽传输带。

“从那里过去会到哪里？”邦德指着那电动门问。

“可能通向实验室的另一端。”特弗莱恩再一次低声笑着答道：“我前几次进来的时候，也常在这些通道里走错路呢。多亏 M 的地图够准



确，所以我一直躲在刚才那里等你。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乔装成工人。不过到了晚上，我在这下面就没事可做了。”

到处都挂着一些很大的红色标志，上面画着骷髅跟交叉在一起的大腿骨，还印上了“危险，易爆物！”等俄文字样，邦德用手指向那些物品，“那里又是什么？”他问。

“他们正在清洁所有的设施装备。他们都是一些新来的，因为我听见刺耳的地下铁声。他们必须先完全清洗、消毒自己的全身，才能开始着手制造那些恐怖的东西。”

“这样说，在这里吸烟会很危险啰？”

“当然。事实上，哪怕是二手烟也会很迅速的结束你的命的。”

“我们先把这里处理了。”邦德踏上楼梯朝下方的致命工厂走去。他把电子解码盒放在尽头的门上按了一下。随后，把那些一直带着的都组装好的炸药、定时器从他身上所有口袋及小袋子里掏了出来。

他们一齐把炸药装在那排不锈钢桶和连接管上。

“这最后一枚炸药交给我来装。”他对特弗莱恩说：“如果我把时间设成3分钟，在其它的炸药自动引爆之前，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了。”

装置在门上的长方盒发出最后细小的“哗哗”声，显示着电子密码已全都解读结束。可就在这时，刺耳的警笛声突然响起，贯穿整个工厂。

邦德恼怒地骂了出来，“艾里克，藏到工作人员后面去，没时间……。”

“我是卡洛莫夫上校，”鬼魅般的声音传了出来，“你们已经无路可逃，全都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双手抱头，马上出来。”

“作梦！”邦德狠狠地说。他沿着那耸在他上面的整排不锈钢桶一直走着。他喊：“艾里克，按左边的按钮，把那些高科技的东西放倒。”

邦德差不多快到最后面的高大压力锅设备了。“艾里克？”他立即屈下身，边窥望地边朝那个放大圆桶的墙角喊到。

他的老伙伴006——艾里克·特弗莱恩正跪在地上，一名狰狞的苏联军官站在他身后，他的臂膀上挂着上校徽章。特弗莱恩的面颊被他的手枪顶着。在他的身后站着六名全部武装的士兵，其中的一个人拔枪向邦德射出了一枪。

“混蛋！不要射击。”卡洛莫夫怒斥道：“你要是射中了任何武器，会把我们所有人都炸毁的！”

邦德退回去，看着马上要安装在这些炸药上的定时器。这些炸药会接连爆炸，把这里变成一片废墟。他看了看另一端的传输带，按下了定

时器按钮，把它装在了橡胶盖边上的钢柱上。

“我给你十个数，”卡洛莫夫愤怒道：“那时，你要是还下出来，我就让你的伙伴去见上帝。”

“随后就要炸掉这座地狱吗？”邦德将计时器调至 1 分钟，随之把它绑在炸药上，此外，又从腰带上的装着四颗手榴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

“1……2……”卡洛莫夫开始数数。

邦德拉开手榴弹的安全栓，按住安全杆。

“3……4……”

邦德从庞大的不锈钢压力锅后面走出来，张开双臂，他右手握手枪，左手拿着手榴弹。

“5……”

“你要是杀了他，那我们就一起吧。”邦德很清楚这与事实是非常贴近的。因为只要手榴弹一扔出，主炸弹用不上 30 秒也会立即引爆的。

“为忠于国家而死，你以为我不敢么？”卡洛莫夫在怒斥后扣下了扳机，邦德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老伙伴倒了下去。

他没有丝毫犹豫地抛出了手榴弹。手榴弹被扔到了他右侧的传输带上。他立即用空着的那只手按下了位于钢柱上的启动按钮。

他听到卡洛莫夫狼狈不堪地对部下喊叫，命令他们停止开火，接着，非常惊恐地拖着特弗莱恩的尸体向后撤。

传输带突然动了起来。邦德快速地从那不锈钢桶和装满易爆清洁液的大圆桶跳开。那个苏联上校朝他开了三枪，子弹打中了橡皮盖上的木块。邦德火速地向传输带移动，手一支撑，立即攀上了传输带，它会把自己运离这里的。

手榴弹随着巨大的的声响——爆炸。成片的尖叫声传到邦德的耳里。顷刻间，他发现自己落在距离侦察机 50 码远的生产室设施装备以外的装货板上。侦察机正在跑道上慢慢滑行。这时，飞机尾部对着他，正准备旋转 90 度转起飞。

从他背后的地层深处传来一道很大的爆炸声。确定的是：任何人都不会活着出来的。他向那架飞机奔去。

邦德冲刺得整个肺部好像都要爆炸了。飞机轰隆地响着并已经开始转弯了，庆幸的是：他及时地追上来了。紧接着身后又再次传来巨响。火焰、烟雾和残骸碎片都从地层下喷爆出来了。他迅速地向前一跃，紧紧抓住飞机右翼的斜支撑架。机组人员正在加速运行，因此很专心地保持飞机以直线前进。当邦德伸手抓到驾驶舱门把手的时候，那名飞行员



恰好看到他，因而迅速将发动机的速度降了下来，想要甩开他。

飞行员拉下了停车杆，想要减缓飞机的飞行速度。他把方向盘猛地打向左侧，想使飞机大幅度摇晃好将邦德从机翼支撑架上甩下去。但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飞行员慌忙之下打开身边的舱门跳下飞机逃生了。在跳下去之前还猛地推下节流阀使飞机加速。

邦德用力一撑，把身体自机翼支撑架甩上了飞机右侧的座椅。他把身体挪到控制台后，俯身推了一下节流阀以减缓飞行速度。

飞机立即变得无法控制，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磕磕碰碰地旋转前进。一支机翼摇上去之后，又很快地倾斜落下。另一边的机翼也是这样。邦德意识到行驶危急，飞机随时都有可能翻过来。他抓住节流阀拉了回来，按住方向盘努力地控制方向。又一次爆炸使那些火焰和碎裂物好像喷泉一样在他背后喷出。他转动飞机鼻翼进入了跑道。由于尾翼失去了平衡，在剧烈地左右晃动，一直到侦察机向下直奔中心线滑行才好转一些。

人机差不多快滑至接近跑道 2/3 处的末端。瞬间，又一次强烈爆炸震得飞机左右摇晃，境况很危急。邦德绝望地朝整个座舱看了一圈，想弄清楚控制盘。

他拉下了副翼杆，巨大的延伸物从机翼尾部彻底伸展开。他再次打开节流阀，蓄满动力，紧接着收起飞机落脚架，放开煞车杆。

飞机顿时加快了速度，向前跃进，使过余下的跑道。发动机转动到极限时，他感觉到飞机的尾部好像在向上扬起，磕碰地跳过不到 20 码长的草地，笔直街上一个宽广堤防口。虽然副翼已经完全张开，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提速让飞机飞向天空了。他拉下杆子，飞机开始与地面摩擦起来，在它鼻翼向下坠落，减速落到坚实的地面终点之前，飞机先是在半空中停了一秒，才跌落到深深的裂缝里。

他看见岩石墙面突然从两旁骤然升起。在下面不到 200 尺处，除了大圆石就是溪流。时间正一秒秒流逝，他距离那些石头已愈来愈近。他慢慢地松启开关。已变得扭曲的机身先是向左侧倾斜了一下，随之又轻扬起鼻翼。邦德借此动力赢得了足够的气流速度来承受机身重量。

时间在他顺利地把飞机驶回正常位置前过得十分漫长。终于，鼻翼缓缓地向上攀升，这个飞机也稳定飞起来。飞机正由峡谷里驶出飞向天空，绕到已是碎片残垣的工厂上空，仍有火焰从地底不断窜跃出来。

邦德驾驶飞机离开爆炸现场，沿途看到水坝已经打开，水淹过了整座山谷。这不是感伤的时候。艾里克·特弗莱恩同其他情报人员一样，生命担负着同等的危险。如果不是命运的逆转，此时长埋地下的就是他

了。可能他的头被子弹打穿，湖里翻涌出来的水将慢慢地淹没他的尸体。

邦德不敢以太高的高度飞行。他在群山间来回穿梭，悠闲稳妥地飞向撤退地。几个钟头过后，会有潜水艇来接应他，载着他“西洋樱草行动”已成功的信息返回英国。思考过后，“那座地下工厂以后再也不能产生生化武器了”才是唯一能让他心情舒畅的事。如果它还有办法继续生产，那么去炸掉这个工厂的提议可真是愚蠢极了。因此，他估计：M 指定是早已知道这招会将厂里的致命病毒和生物置于死地。

可是，邦德怎么也没想到：卡洛莫夫上校竟然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起死回生，并成为他最大的敌人。更惊险的挑战正在等着他。

第三章 神秘女郎

邦德经常想，法国的南部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从圣克劳斯至意大利的国境海岸线，一直延伸至曼顿的东侧。在现在这个季节，海边经常满是人群。曾经，尼斯的安格拉斯是很不错的轻松的度假胜地。但现在，它充斥着缓慢规律行驶的车流（大量的汽车和观光巴士），这看上去更像是傍晚的巴黎。

现在是 1995 年初夏。这些拥挤的交通和人群总是让邦德很讨厌，那些明显加重的各式污染不仅使空气，甚至连海洋也跟着遭殃。曾经的天堂乐园现在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邦德此刻正驾着一辆老式陈旧的阿斯顿马丁 DB5 型车。他把车子开上了位置最高的格兰宁根弯路的 U 型转弯处，正好与海岸线平行，。他正沿着阿尔卑斯山麓慢慢地向上爬行。这条道路蜿蜒曲折高高凌空架在断崖露石上，有时会贯穿经那些打通岩石块的隧道。尽管是在嘈杂的车水马龙中驾车行走，但这并不妨碍对美丽的海景及沿岸风光的欣赏。

他几乎忽略了驾驶这如纯种骏马般的阿斯顿马丁是何等的乐趣，何况在他的身边还有位漂亮的卡洛琳。

在他的印象里，卡洛琳是个非常沉着稳重的女人。但在车子直线加速的时候，他仍然感受到了她的紧张。她用能展示她出身高贵家庭的语



调说话,既有教养又体现她的年轻,可见她在一个相当特权的氛围中成长,可她丝毫不为此而负有罪恶感。

“詹姆斯,我们真的要开这样快吗?”她瞥了他一眼,没多久,又将注意力贯注在前面行进的道路上。有一辆大卡车已经超过他们所行进车道的一大半。邦德发现后,将车子闪到了第三车道。另两辆车子同时从他们身边开过。

“速度,我亲爱的卡洛琳,它对于人类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几种催情物之一。”他对她狡黠地眨着水蓝色的眼睛微微一笑。嘴角上硬朗的线条也随之愉快地向上扬起。

卡洛琳咽了一下口水。“我更欣赏温馨的灯光、音乐和香槟酒。”她直率地答道。

“那也很棒。”

“詹姆斯,我也想像旁边那个人一样,潇洒地开着车,可是……”

“我们这样不好么?”他转过头,一辆鲜黄色的355型法拉利跑车疾驰过来,驾车的人笑着望了他们一眼,那笑容里面充满了嘲弄的意味。

那是一张黑黑的吉普赛式面孔。当法拉利跑车超越到他们前面时,邦德再也不能忍受她那挑战意味的微笑了。

“那个讨厌的家伙是谁?”卡洛琳伸手碰了一下邦德的手臂。这大概是一种独占手势的开始。所以她快速的缩回手,又问了一次。

“不知道。”邦德没看她直接回答道。“不过,那个女人看上去倒是个美女,还向我们摇尾巴示好。”他缓缓地将车子提速,靠近法拉利后的几尺处,紧随在它的后面,走在了同一条线上。那辆法拉利跑车在另一个急转弯处再次加速,使得邦德只好变档,轻踩了一下刹车,因而又落后了一小段路程。等到上了直线路面,他又立即急驰而追。这次,他忽然离开了原先的车道,加足了马力,强行超到了那辆意大利车前面。

“詹姆斯,快停下。你这是……”

“在玩死亡游戏吗?”他们转到了另一个长转弯道,又突然猛刹车。

“在调情吧。”她话刚落下,那辆法拉利跑车又突然快速超到他们的前面,她被吓得几乎停止了呼吸。可法拉利跑车的主人却根本没有回头,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的路。

邦德先调成低档、轻踩油门,紧接着又换成高速档向前冲过去,紧追在那辆法拉利跑车后面。可是那个在前面开法拉利跑车的女人,竟突然把车子驶出了车道,拼命地想挡住邦德的阿斯顿马丁。他抓住机会,立即强行超车飞驰而过。在他左侧的路面,仅距离万丈深渊1尺远。